



梅森探案小说畅销世界四十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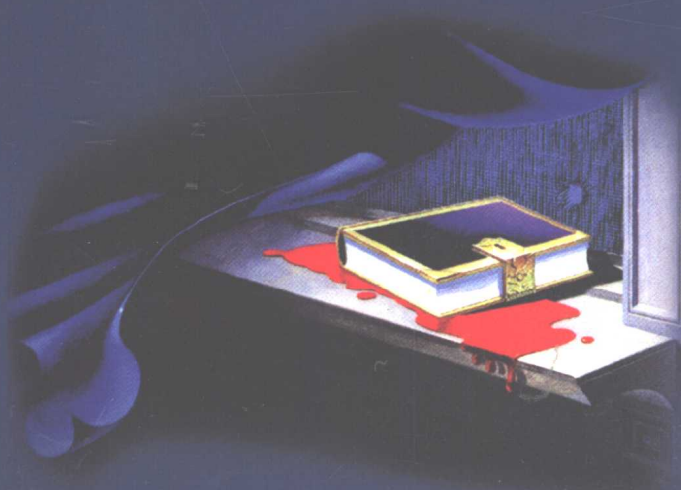
全球销量超过300000000册

梅森探案集 2

ERLE STANLEY
GARDNER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PERRY
MASON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二)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 (二)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著
李海滨 吴力励 译

Case of the Volver Claws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33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Case of the Waylaid Wolf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59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移花接木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97-1711 号
别墅疑云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97-1710 号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010-6616964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40,000 印数 10000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665-6/I·722

定价: 20.80 元

前 言

西方侦探小说创始人是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的《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和《被窃的文件》，由于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至今脍炙人口。随后经英国的柯南·道尔、陶乐赛·赛耶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仿效推进，使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自本世纪 30 年代起，它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出现以达谢尔·哈默特和雷蒙·钱德勒开创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之外，还衍生了许多旁支，诸如法庭侦探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惊险小说、神秘小说、国际政治小说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占据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是一位擅长写法庭侦探（一译公堂戏剧性派）小说的高手。他一生写了 146 部著作，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以律师佩里·梅森为主人公的 85 部探案小说，每部均在美国销售百万余册，而这套小说全球总销量已超过三亿册。美国影视界自 1957 年把他的这些小说陆续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由著名影星雷蒙德·布尔主演，一连放映达 8 年之久，更使梅森律师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加德纳，1889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处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 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

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1932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20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库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神秘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岁高龄病逝。

《梅森探案集》中的主人公梅森，就像作者加德纳本人一样，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小说中自称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委托人而战”，“我的特长就是拼搏”，因此他常在法庭快要定案宣判时，出其不意地提出确凿证据为被告辩护，使无辜者开脱，案情真相大白。这些探案另一特点是作者特别注重法医在侦察过程中搜集和保存证据的重要性，从而判定死者是意外死亡，抑或自杀，还是被谋杀，以免误判造成冤案错案。加德纳为此在好几本小说的序言中都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并把著作献给他的一些好友——技能高超、经验丰富的杰出法医学专家。

总之，《梅森探案集》的小说情节篇篇曲折紧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使读者读来兴趣盎然，同时又可以使读者对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貌，形形色色的案件，尤其是对美国的法律、刑事法庭审讯的法制、律师制度等诸多方面增进了解。

梅绍武

1997年11月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 录



移花接木 李海滨译 (3)



别墅疑云 吴力励译 (223)



移花接木



李海滨 译

1

秋阳的光辉投射在窗子上。

佩里·梅森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他像是在等待着什么：表情平静，颌首不语，恰如一个棋手端注棋盘，思考着如何走下一步棋。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变化，有变化的只是一双莫测的眼睛。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善思敢斗者，具有足够的耐心诱使对手一步一步接近目标，然后出其不意以一记重拳打倒对手。

房间里沿墙摆放着一个又一个书柜，里面全是羊皮封面的书籍。一个大保险柜放在房间的一角。除了佩里·梅森坐的那张转椅外，还有两把椅子。这间办公室，仿佛秉承了其主人的一部分性格，透着一种不事雕饰，然而又极具效率的气氛。

通向外间的门这时开了，德拉·斯特里特，他的秘书，轻盈地走进来并随手带上门。

“来了一个女人，”她说，“自称爱娃·格里芬太太。”

佩里·梅森两眼直视着德拉。

“你认为她不是？”梅森问道。

“八成是瞎编的，”德拉说，“我在电话簿上查了格里芬这个姓氏，都和她说地址不符。有许多姓格里芬的，但就没有一个叫爱娃·格里芬的，自然，也没有看到她所说的那个地址。”

“什么地址？”梅森问。

“格罗夫大街 2271 号。”她回答。

佩里·梅森随手记在一张纸上。

“我要见她。”他说。

“好的，”德拉·斯特里特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她没说实话。”

德拉·斯特里特身材苗条，目光沉静。她大约 27 岁，平时总是用一双极具鉴赏力的眼睛看待生活，似乎能透过表面，洞察本质。

她站在门前一动不动，固执地看着梅森，低声说：“希望在我们为她做什么之前，你能了解到她的真实身份。”

“你说的是你的直觉？”佩里·梅森问。

“就算是吧！”她莞尔一笑。

佩里·梅森点点头。他的表情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眼神里透出警觉。

“好吧，叫她进来。”

德拉·斯特里特走出房间并把门关上。几秒钟后，一个颐指气使的女人走了进来。

这个女人 30 岁上下，衣着考究，但给人以过分修饰的印象。她先扫了一眼办公室，然后才看了看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

“请坐。”佩里·梅森说道。

她又定睛看了看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快。好像她认为男人们在她进入这个房间时应该起身相迎，并以适合她的身份和地位的方式接待她。

她本打算不理睬他的这一邀请，不过她还是走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前，坐了下来，然后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佩里·梅森。

“有什么事吗？”他问。

“你就是律师梅森先生？”

“正是。”

那双一直在谨慎地打量梅森的蓝眼睛，突然间用力睁大了，而那张脸的表情也变得热切起来。

“我遇到麻烦了。”她说。

佩里·梅森点点头，仿佛这种事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见她没再说下去，他说：“来我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因为遇到了麻烦。”

那个女人似有满腹疑虑：“你不会轻而易举地让我对你说出一切。我去见过不少律师，可他们大部分……”

她突然打住了。

佩里·梅森脸上泛出微笑。他慢慢站起来，双手撑在桌沿，身体重心放在两只手上，上身前倾，朝着对面的女人说：“是的，我知道。你所见的律师大都有豪华的办公室，许许多多的职员出出进进。你给他们付大钱但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当你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对你鞠躬致礼，恭敬有加，然后狮子大开口，律师费高得吓人。可一旦你真正有了麻烦，你却不敢去找他们了。”

她那双睁大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们对视了约两三秒钟，然后这个女人垂下目光。

佩里·梅森接着说下去，语调平缓而有力，但嗓门并没有提高。

“不过，”他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活儿干是因为我全力以赴为我的委托人而战。从没有人叫我去开办公司，我也从没有去做验证地产的事，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订立过几份合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办理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我这儿的人不是因为喜欢我眼睛的样子而来，不是因为我办公室的布置而来，也不是因为在某一场所认识了我而来，都不是。他们来找我是因为他们需要我，也就是他们需要我的特长。”

她抬眼看他：“那么你的特长是什么呢，梅森先生？”她问道。

他蹦出两个字：“搏斗！”

她频频点头：“这正是我想让你为我去做的。”

他重又坐下来，点燃一根香烟。房间的气氛蓦地缓和了，仿佛一场暴风雨刚刚平息。“好啦，”他说，“我们在开头上已费了太多的时间。言归正传吧，告诉我你究竟有什么事。先说你是谁，怎么想起来找我的。这样开始也许会容易些。”

她开始说起来，语速很快，好像在背事先编好的台词。

“我已婚。我的名字叫爱娃·格里芬，住在格罗夫大街 2271 号。我遇到一件麻烦事，但又不便跟我的律师们商量。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对我说起你。她说你不同于其他律师，说你是真正地走出去，办实事。”

她沉默片刻，然后问：“这是真的吗？”

佩里·梅森点点头。

“我想是这样吧，”他说，“大部分律师都是雇佣手下人和侦探去办案，让别人去调查取证。我可不这么干，原因很简单，我不相信任何人能为我的案子办好这些事情。我接的案子不多，但

要我接案子，就得给我可观的酬金，我呢，自然会回报他们令人满意的结果。就算我要雇侦探的话，也只会让他们去专心办一件事情。”

她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坚冰已经打破，她现在似乎更急于把自己的故事讲下去。

“你看了报纸上对昨天夜里比奇伍德酒店抢劫案的报道了吧？出事的时候，客人有的在大餐厅，有的在另几个包间。一个男子刚开始要抢劫，就有人朝他开枪把他打死了。”

佩里·梅森点头：“我读了。”

“我当时就在那里。”

他耸耸肩膀：“知道谁开的枪吗？”

她低下眼帘，稍顷，又抬眼望着梅森的眼睛说：“不知道。”

他两眼眯起来，注视着她，皱着眉头。

她迎视梅森的目光一两秒钟，随后耷拉下眼皮。

佩里·梅森还在等她说下去，好像她还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稍后，她又抬起目光，坐姿有些局促不安。“如果，”她略一迟疑，“如果你可以做我的律师，我想应该告诉你实情。是的。”

梅森点点头，似乎不仅是因为判断得到证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成功时的得意。

“说下去。”他说。

“我们试着离开，却出不去。入口已被人看死。好像抢劫刚要发生、还没开枪之前就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报信，所以我们还没来得及出去，警察就已将那个地方包围了。”

“我们是谁？”他问。

她盯着自己的鞋尖，含糊地说：“哈里森·伯尔克。”

佩里·梅森一字一板地说：“你是说哈里森·伯尔克，那个要竞选……”

“是的，是的。”她抢着说，仿佛怕来不及打断，他会说出有关哈里森·伯尔克的任何事情。

“你和他在那儿干什么？”

“吃饭，跳舞。”

“就这些？”他探询道。

“就这些，”她说，“看出不去，我们就又回到小包间，一直没露面，直到警官们开始记录目击者的姓名。负责的警官是哈里森的一个朋友，他知道如果报纸得知我们在现场这一事实，那将是什么后果。所以他让我们就呆在包间直到事情处理完毕，然后偷偷地把我们从后门带了出去。”

“有人看见你了吗？”梅森问。

她摇摇头：“没有我认识的人。”

“好，”他说，“接着往下说。”

她抬头看着他，忽然问，“你认识弗兰克·洛克这个人吗？”

他摇摇头：“你是说编《轶闻纵览》的那个弗兰克·洛克吗？”

她嘴唇紧闭，合成一条线，无奈地点头表示默认。

“他怎么啦？”佩里·梅森问。

“他知道这事。”她说。

“准备捅到报上去？”他问。

她有点绝望地晃着头。

佩里·梅森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桌上的镇纸。他的手形状很好，手指细长但充满力度，好像随时要把对手捏个粉碎。

“你可以买通他嘛。”他说。

“不行，”她说，“我不能出面。这得由你去做。”

“哈里森·伯尔克呢，他为什么不能？”他说。

“难道你还不明白？”她说，“哈里森·伯尔克也许能解释清他和一个已婚女人在比奇伍德酒店这件事。但他恐怕永远解释不清

为什么要贿赂别人以阻止一张专揭丑闻的报纸登载一事实。他万万不可插手，否则他会陷入圈套。”

佩里·梅森用手指敲着桌面。

“那么你是想让我来办这件事？”他问。

“不错，我是想让你来办这件事。”

“你出多少钱？”

这时她身体往前倾着，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听着，”她加重语气，“我得告诉你：记着下面我要对你说的话，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认为你收买下了弗兰克·洛克。你得高估一点。弗兰克·洛克自称是《轶闻纵览》的老板。你大概知道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只是一张专门敲诈的报纸，纯粹是敲诈。这种报纸拿到市场上卖，是一定要有所得的。弗兰克·洛克只是一个傀儡，他后面还有人，更重要的人。那个人才是这张报纸的真正老板。他们还聘请好律师协助他们以避免被人指控敲诈和诽谤。但万一有什么闪失，弗兰克·洛克将承担一切责任。”

她停下不说了。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

“我在听着呢。”佩里·梅森说道。

她咬了咬嘴唇，然后又抬起眼睛，继续不停地走下去：“他们不知从哪儿得知哈里森在场的事。只是不知道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谁。但他们准备在报上把这件事披露出来，并要求警方把他也作为目击证人。开枪一事很有些蹊跷。好像有人专门设了个圈套让这个男子实施抢劫再遭枪杀，根本不问青红皂白。警方和地方检察官将询问每一个在场的人。”

“他们不会找你问话吧？”佩里·梅森问。

她摇摇头：“不，他们不会把我扯进去的。没有人知道我在

那里。警察只知道哈里森。事情就是这样。我给他们的是个假名。”

“哦？”梅森好像不明白。

“你还不明白吗？”她说，“如果他们对警方施加压力，那警方和检察官就得找哈里森问话。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告诉他们那个和他一起的女人是谁，不然事情不更糟了么。其实，这有什么错呢？我们有权去那里嘛。”

梅森用手指敲敲桌子，稍后又直视着她。

“那么，”他说，“让我们把话挑明吧。你是想挽救哈里森·伯尔克的政治生涯，是吗？”

她看着他，目光意味深长。

“不，”她说，“我不想让谁对此有任何误解：我是要挽救我自己。”

他继续用指尖轻轻敲着桌面，然后说：“这可要花些钱。”

她打开手袋：“我是有备而来。”

佩里·梅森看着她点出钞票，然后摆成几摞放在桌沿上。

“这算什么？”他问。

“这先算前期费用吧。”她说，“在你弄清楚要花多少钱才能把这事摆平以后，你可以再跟我联系。”

“怎么跟你联系？”

“你可以在《人事通讯》报上登一条个人启事：‘E.G. 谈判可告完成’，再签上你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看到这我自然会来你办公室的。”

“我可不喜欢这样，”他说，“我向来不喜欢被人敲竹杠。我倒宁愿采取其他方式来了结此事。”

“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呢？”她问。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有时候总会有不止一种办法吧。”

听到这话，她似乎有一线希望，说：“我可以告诉你弗兰克·洛克的一件事。在他过去的生活中有件事情让他一直害怕。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他也许进过监狱，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事情。”

他注视着她。

“你好像对他挺了解的。”

她摇摇头：“我可没见过他。”

“那你怎么对他如此了解？”

“我说过你别问我这个。”

他又开始用他那有力的手指敲打桌沿。

“我能说我在代表哈里森·伯尔克吗？”他问。

她断然摇头。

“你不能说你在代表着谁。也就是说，你不能提及任何人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办，我对这一套不在行。”

“那你希望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

“马上。”

佩里·梅森按了按桌子一边的一个按钮。稍后，通向外间的门开了，德拉·斯特里特走了进来，手里拿着笔记本。

坐在椅子上的这个女人身子向后挺了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好像主人不想当仆人的面谈任何事情似的。

“有什么吩咐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佩里·梅森把手伸向桌子右边最上端的抽屉，从里边拿出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还行，”他说，“但漏了一件事。我现在用笔写在上面，然后你可以再打一份。今天我得出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德拉·斯特里特问道：“怎么和你联系呢？”